

刘醒龙小说选

著



我们香港见

群众出版社

刘醒龙小说选

著



I247.5
4417

我们香港见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香港见/刘醒龙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1

(刘醒龙中篇小说自选集)

ISBN 7-5014-2824-7

I. 我… 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192 号

我们香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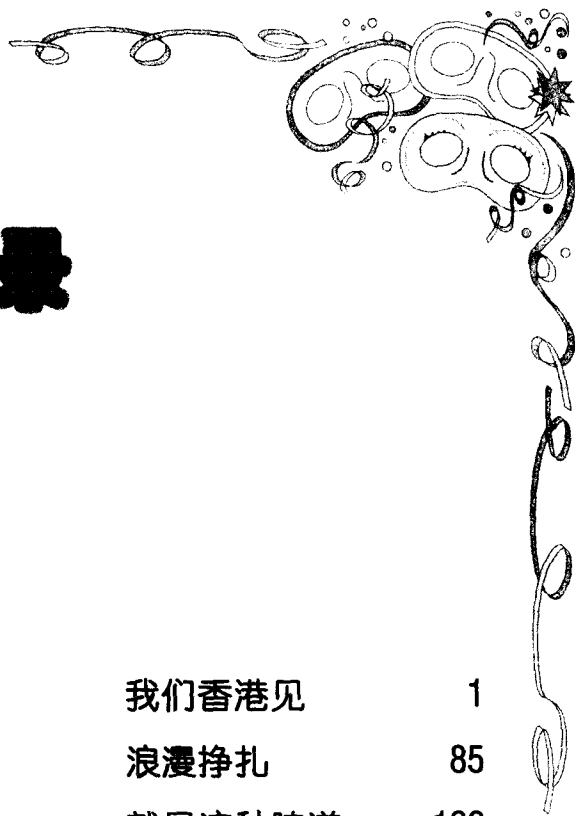
著 者:刘醒龙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71 千字
印 张:11.62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824-7/I·1187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2.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录



我们香港见	1
浪漫挣扎	85
就是这种味道	129
大树还小	229
绢纺白杨	278
割麦插秧	310
汽车不敢撞人	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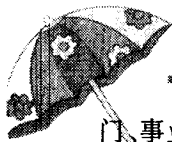


我们香港见

1

闭上眼睛，下游的长江二桥就像两朵毛绒绒的蒲公英伞，撑在江面上。春水正在匀速上涨。每天里，那些在枯水期被北方来的干风吹瘦的江滩，都能够有分寸地回归江水。这个季节，磨山的桃树梨树杏树肯定又在让一群群从汉口、汉阳和武昌等地涌过去的女孩子惊叹。在她们之中大概会有一个叫做白珊的女孩。现在她不用可人地站在磨山脚下，望着夕阳下波光粼粼的东湖，说自己若是水里的鱼就好了。她不想挤那人叠人的公共汽车，更不想走路回汉口扬子街。她想打的。白珊曾经只想出门能打的就行，出乎意料，她现在有一辆白色的富康轿车，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白珊没车的那些三月四月，总要将磨山的花瓣掬上一包，然后在中华路码头搭上过江轮渡，船到江心时，她将花瓣往水中一撒，同时挺抒情地叫道：桃花汛来了！白珊的这个动作上过电视。她自己没有看过那条电视新闻，她的朋友亲戚还有那些在党政部





范门 香港见

门，事业单位找到工作的同学都看见了。后来几年，她在龙王庙前的江面上撒完花瓣，就守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可惜那个镜头一去不返。白珊是女孩中还记得桃花汛的少数派，在这个城市里，比她大一茬两茬的女人也不说桃花汛，她们爱站在武汉关前的江堤上，说又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了。白珊的女伴们见到春花春水春色时都一齐叫：哇——她们见到一切出色的特别的，都叫：哇——就连偶尔有谁不小心弄得春光外泄时，她们也一齐叫：哇——白珊也会这么哇哇地叫。由于她多一种表达心情的词语，所以她在亚洲大酒店的大堂里一出现时，就让那个秃顶的男人觉得她与众不同。那个秃顶上有一块白癫疯，虽然不大，还是很像江面上飘过的一只快餐饭盒……

在江边的草地上躺了三天，我对牛总的憎恨已不似头一天那么恶毒了。

江滩上人不多，大家都在上班。如果我不辞职，也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趣。风筝同江鸥一道将我的目光牵来牵去。我注意到一个早早穿上牛仔短裙的女孩，装作无意地不时打量着我。我将目光盯过去，心里觉得有一把利刃在刺向白珊。女孩的脸扭到一边。江水浩荡，那是男人的心事，女孩承受不了这个。在我闭上眼睛回想从前同白珊一起创造的那些故事时，两行柔软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停留在我身边。在磨山脚下的草地里，白珊正是这样走着。我不能不睁开眼睛。牛仔裙下面的两条修长大腿，竖在我的眼前。女孩开口就告诉我她叫孔雀。

孔雀说，你肯定从没碰见过比我更主动的女孩。

她的右腿轻轻挪了一些距离，像在稍息。我看出她心里有些许紧张。你别在我面前作秀，我说，你这样子比鸡差远了，你还在浪费时间，她们早就开始数钱了。我本想掏出钱包来，做副付钱的样子。可惜我的钱包里只剩下五十块钱，外加几张零碎票子。我无





法将它拿出手。

孔雀戴着墨镜，在墨镜四周，洋溢着她的微笑。她回答说，难怪你会被别人甩掉，你这么恶毒，真的跳进江里，下游的鱼儿都会翻白。

孔雀抬起左腿。我下意识地翻身躲到一边。她的左脚正好踢在我的屁股上。接着，孔雀跨过我的身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我愣了一会，爬起来大声说，喂，孔雀，我叫杨仁。

孔雀走到离我有二十米远的地方时，终于停下来。然后转身再次走到我身边。我请她坐在我躺过的那张报纸上。孔雀坐下后，牛仔裙下的双腿更加有魅力。她先是盘腿而坐，随后又改为半侧身让两腿叠在一起，紧接着又将两腿弯曲起来。

孔雀双手抱腿，下巴搁在膝盖上。你是男人，不该来这儿感伤，她说，若是发生一念之差，会很危险的。

我望着她的墨镜，若想跳江，就不会等到今天，我说。

我学过心理学，孔雀说，人一旦陷入情感危机，第三天到第十天是最难度过的。

一只突然降低高度的风筝从头顶上一掠而过，风筝上的尾穗扫着我的头发。孔雀扭头看了一下，将目光定在我的头上。

你有白发了！孔雀突然说。

我怀疑地盯着她的墨镜。孔雀将墨镜取下来，伸手去拨我的头发。头皮刺痛了几下。孔雀将三根白发和一根黑发摊在掌心里给我看。

还好，一天只愁出一根白发来。孔雀一努嘴将黑发白发一齐吹掉。

我拿起放在草地上的墨镜看了几眼。这墨镜是在佳丽广场买的，我说，去年夏天，对吗？我补上一句。

孔雀说，没错，是从日本进的货，每个样式只有一件。你的女





我们 香港见

朋友喜欢它吗？

孔雀的话如同女人的小手在一把把地捏着我的心。

是不是他们请你来的？我逼问孔雀。我说的他们是指白珊和她的牛总。

孔雀拿出一个证件给我看，证件说她是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她说她没事时，喜欢到江边逛逛。江边有不少因各种原因失意的男女，她喜欢劝这样的人，暂时离开容易让人伤感的熟悉环境，到外面去旅游一趟。她已成功地说服了七个男人，那些男人到新马泰走一趟，回来后就不再来江边顾影自怜了。

我问，去一趟要花多少？

孔雀说，五千多元，人民币。她没有问我想不想去，只是从斜挎在肩上的坤包里取出一张名片，轻盈地递给我。

我嗅了嗅名片上的气味，平平淡淡的。孔雀再次打开坤包，取出一只CD香水瓶，喷了些雾在名片上。她说，希望你能快乐一些。

我点了一下头，将名片往牛仔裤后面的荷包里放。

错了！孔雀说完用手指了指自己左边那挺拔的胸脯。

我会意地缩回手，将名片放进T恤衫口袋里。

我们走吧！孔雀说话时拍了一下我的手背。

手背上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我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孔雀再次说了我们走吧。一个男人孤单地呆在这种地方确实不太好。三天里我一直没发现的情形，现在有些昭然若揭。那个戴着太阳帽装着看风筝的男人，无疑是便衣警察，一对鼻翼不时情不自禁地露出些对他人的轻蔑来。而不远处像在散步的两个女人，十有八九是正在揽客的鸡。对她们的判断是来自白珊的提醒：当鸡的女人，除了商店里的模特或者她们的同行，其他女人，她们是不会多看一眼的。当鸡的女人只顾看男人，她们将一切男人都当成可能的嫖客。哪怕有别的女孩在这男人身边，她们的目光也





不会跳过。

从草地上爬起来,孔雀告诉我,我的牛仔裤屁股那一块被清明时节的嫩草染青了。离开白珊后,又有一个女孩注意上我的屁股。我们顺着江堤往回走时,我心里反复体会着孔雀所言“我们”的意味。瞅空我弄清孔雀所做的导游,工作之一是陪旅游团到境外旅游,之二是为旅游团队的组成寻找客源。孔雀说,我也是她可能的客源。她对我表达这一层意思时,除了坦率坦白以外,还有不少的娇媚,甚至是狐媚。我无法告诉她,自己在没有辞职之前所挣的钱,几乎全用在白珊身上了。

从江边到解放公园正门口,要走二十分钟。孔雀按下我准备召唤麻木的手臂,她说,天气不错,走走路,有好处。走了一百几十米,她的肩头在我的肩头上碰了四次。走过一处路口时,后面窜过来一辆的士,我顺势搂着她的腰往街边挪了几大步。我放开她时,她回头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她又回头笑了笑。

在心里,我并没有想入非非,只是在比较白珊同她的腰感觉的不同之处。我觉得应该是白珊的腰比孔雀的腰稍坚硬些。

这时,孔雀小声说,有人在后面盯梢。

我回头一看,正是在江边看风筝的那个便衣。不是盯梢,是闻臊。我说。

我们决定让那个便衣的腿吃点苦。

在一家私人旅社门前我们有意犹豫一阵,又继续往我们要分手的地方走。

孔雀说,凡是心情不好时,出门看山看水看树林的人,都是爱旅游的,细胞里都有旅游基因。

我说,你的判断有道理,但我只想去非洲,去澳大利亚。

孔雀说,我们社有到澳大利亚的线呀,不过,我不跑那条线,





范门 香港见

我只管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真的，你不妨先到这条线上去走走。她认真地告诉我，她可以一路陪我说说话什么的。

我说，光说话有什么意思。

我们一齐笑起来。

孔雀在我的手臂上揪了一把。我回头看看，那个便衣似乎不见了。孔雀的叩机响了，她要我等一会，自己跑向一部公用电话。她回话的时间在三分钟以内，我看见她掏出几个硬币，放在守电话的婆婆手里。孔雀回到我身边后，那个便衣又出现了。他也去了公用电话那儿。我认定，叩孔雀的这个人要上公安局的黑名单了。孔雀没有说叩她的是谁，只说对方用的是分机，查找起来有些辛苦。我们故意走快些。直到要上横跨解放大道的天桥时，才看见那个便衣满头大汗地跟上来。

过了天桥我就同孔雀分手。孔雀要搭公共汽车到武汉广场去逛逛。我要回永清街。我的爸爸妈妈在那儿继承了爷爷奶奶遗下的一处不动产。

那个便衣犹豫了一会儿，扔下我跟上了孔雀。我心里有点凉，怎么稍出众一点的女孩就这么容易被人当作鸡。我希望白珊被便衣盯上。我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警察奉命去盯一个开着白色富康轿车的女孩，那就一定会有重要的情况发生。保不准市公安局的那架直升飞机也会在天上盘旋。

我扭头走出十几步，忽听见孔雀在身后惊恐地尖叫起来。在我转身的过程中，那个便衣飞身扑上去，只见一道白光闪了一下，一个男人的手就被手铐铐住。便衣掏出证件，征用了停在马路边的一辆的士。他拉开车门，一脚将那个被捉的男人踢进车里。

这时孔雀才回过神来对围观的人说，这家伙想抢我的包。边说时她边抱紧自己的坤包。

孔雀要随着便衣去录证词。他们一走，马路旁围观的人更加





激烈地议论起来。有人大声嚷道，现在的强盗小偷比我们了解国情，他们早就知道女人比男人会挣钱。又有人跟着说，回头弄个提案上去，让警察别管抢女人的案件，这也是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

突然间，我想到白珊，心里恨不得能去将她抢了。别人将她抢了也行，我又想。

一辆白色小轿车从黄浦路立交桥上驶下来，一拐弯停在解放公园门口。我闭上眼睛，狠狠地朝天唾了一口痰。我没有听见那泡沫落地的声音，倒是有人说，对不起，罚款五元。我知道这是沙子。沙子在这一带当“牛打鬼”，向那些摆摊的人收保护费。空气中传来一声长长的“吱”。这是那辆白色小汽车在用遥控器锁车门。我对沙子说，将那白车的眼睛弄瞎了。沙子问，她们在哪里惹你了？我回头一看，从车里出来的是几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而且那车不是富康，是宝马。

沙子要请我到凯威啤酒屋去喝啤酒，我拒绝了。我不会花他的黑钱。沙子气愤地说，哪天我去卖血，换的钱请你，你该去吧？

没问题，我说，谁叫我们穿开裆裤时就是朋友。

2

白珊像一阵风一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珊决定离开我之前的一个星期里，悄悄地从我家里拿走了她的一切，那天她打电话来，说不再同我来往了。放下电话，我在





范门 香港见

屋里找了很久，才在台灯背后发现半支口红。我用半支口红给她写了一句话：给你一个月自由。上班后我将它压在白珊的电脑键盘上。后来这句话变成一堆纸屑，回到我的写字台上。也就是这时候，我才知道白珊同公司的牛总好上了。这条消息是沙子告诉我的，他在武汉广场的金银首饰柜旁见到白珊同一个秃顶的男人一道挑戒指。沙子特意说，他们还互相搂着腰。我复了沙子的叩机就往武汉广场赶。半路上，沙子又在我的叩机上留言，让我直接到三楼的咖啡座去。我穿过一排排时装，经过两处洗手间，来到咖啡座旁的玻璃屏风后，正好看见牛总隔着桌子在吻白珊的手背。我得承认，牛总的这个动作很优雅很绅士，因而在人多广众的商场里也不显得过分和多余。关键是这个动作我一直没机会做，白珊不让，她说除非我让她的手指上添一枚钻戒。这是好莱坞电影教的，在那类蒙太奇中，总有一颗钻戒在熠熠发光。

当我坐到牛总和白珊中间时，牛总镇静地像接待合伙人一样同我打招呼。白珊的脸白了一阵后，又变得通红。牛总对她说，你不是要上洗手间吗？白珊一走，牛总就拿起手机，当着我的面吩咐公司办公室主任，让他马上通知财务部和人事部，第一将杨仁升任人事部副主管，第二将杨仁的月薪升至一千六百元。放下手机，牛总又给我要了一杯咖啡，是现煮的那一种。牛总望着我的眼神隐藏着一种优越与得意。我心里说，像他这副尊容，只要是还没到更年期的女人，跟了他，都是他的幸福。我无法骂牛总，他老婆确实瘫痪在床，他的女儿确实嫁了一个花花太岁。最终我只能开口说，你这样做，还算是个共产党吗？牛总说，对不起，小杨，你也知道，感情这东西不是意识形态所能左右的。我想了想又说，你怎么说也是个副厅级干部。牛总说，你放心，我会同白珊一道去履行正式手续的。我提醒他，作为老板，将下属的女朋友抢了去，这会影响他的形象。牛总笑起来，让我别操这份心。牛总这时看了一下手





机,随后就起身告辞。我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白珊回来,当我也决定离开时,服务员拦着请我买单。我一看那张纸竟是三个人的消费,我一时气上心头,坚决只肯付那杯咖啡。服务员很礼貌只是不让我走,也不收咖啡钱。僵持了十几分钟,另一个服务员过来放我走开。她一分钱也没要。一出咖啡座,我就碰见沙子。

出了武汉广场,我在风中忽然明白这钱是沙子替我们付的。果然,第二天沙子就到了我们公司。他说是来看看我,但他到牛总办公室去了一趟。沙子后来对我说,牛总这人挺爽,看来是个在红黑两条道上都能吃得开的人。

白珊同牛总的关系在公司里公开后,公司里的十几个女孩一下子兴奋起来,像是找到了身边的宝藏。在她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没想到牛总也食人间烟火。我将这话告诉沙子。沙子说,白珊得小心她的位置坐不稳了。

我咬着牙在公司里坚守着。像我这样的电大毕业生,放弃这份工作,等于自杀半条命。牛总的公司实际上是官办的,它在亚洲大酒店里包了几间房子,只要是赚钱的生意,公司都敢做。就我知道的,它倒卖过的走私汽车不下五十辆,海关和公安局都来查过。这时候,牛总就会去一趟水果湖,随后那些人就不再上门了。在离开公司前我想过举报他们,沙子劝我不如敲诈一笔,这么做比举报好。沙子说,干了他这一行,才知道谁比谁黑。

在我内心里,最想做的却是将白珊按在公司的沙发上强暴一次。因为牛总确实是在准备娶白珊。

虽然坚守,但公司里没有一个人同情我。不过,这种事在今天也没什么好同情的。让我放弃的原因是那天牛总让我去帮他买避孕套,还强调说要买我习惯用的那种。一听到这话,我身上的血全部变成蒸气,人一下子成了只大气球。我断断续续地告诉牛总,让他去问白珊。牛总笑眯眯地说,白珊不知道品牌。牛总扔给我一百





范门 香港见

元钱就走了。人事部的人都在用眼角看我。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羞辱，提笔给牛总写了几句话，然后拿上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一摔门扬长而去。

我留给牛总的话是：老牛，你留下好好干吧。白珊有点嗔，小心别用坏了。公司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你放心，我仍然觉得武汉很美。

在江边徘徊的头一天，扔在家里的叩机上反复出现这样的留言：老牛如果当上省长你会自杀吗？

我已经一个月没见过白珊的面了。牛总让她到驾校学习了半个月，回来后就开上了那辆崭新的白色富康轿车。辞职前我在办公室给她打电话，问她将车停在扬子街什么地方。我是想笑话她家那五口人挤着住下的十六平方米小屋。我刚说完，坐我对面的人事部主任先笑起来。白珊一听是我的声音就将电话挂了。人事部主任好心地告诉我，牛总在天鹅湖那一带，给白珊买了一套房子。多大面积他没提，他怕说出来后，我会急火攻心。

家里没人，爸爸妈妈在菜场门口卖米酒，捎带卖手工包的饺子，有地菜时还做春卷卖，早上出门，天黑时才能回家。上班时，我倒没觉得什么不便，如今没事在家，总感到少个做饭的人。我从冰箱里找出他们昨天卖剩的饺子，正要下锅，沙子来了。

沙子一来，电话也来了。我让他到厨房下饺子，自己去接电话。屋里响起女孩软软的声音：你好，请问是杨仁家吗？

你是谁？别给我放电。我以为是哪个朋友捣鬼。

说完这话我就感到对方是孔雀。

果然，孔雀说，我是国际旅行社的小孔。

沙子在厨房里大声笑起来，还敲了两下锅。我放弃继续使用电话机的免提功能，拿起话筒。

我说，对不起，我没情绪去旅游。





孔雀说，我不说这个，只想问你，刚才有人打劫时，为什么不上来救我。

莫不是你心里总盼着遇上英雄救美的故事？你不是美人，我也不是英雄。我不客气地损了一句。

我喜欢听男人说我不美，孔雀轻轻一笑。隔着不知多远的一条电线，我心里怦地跳了一下。凡是说我不美的男人，其实——她在那边又笑了笑。

我赶紧说，你没事吧？

孔雀说，没事，上公安局写了份证词，按了个手印，就出来了。我现在在武汉广场喝咖啡，有人请客。

谁呀？我问。

一个挺不错的男人。孔雀说，你放心，还有他的女朋友。她比我会来事，能够勾住男人的魂。你怎么样，还好吗？别去江边，真的，那不是你去的地方。你应该去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去泰国的芭堤雅海滩。我保你一去那儿就会变得雄心万丈。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女孩，最瞧不起的就是殉情的男人。你又不是在黄陂孝感长大的乡下伢。武汉有七百万人，七百万人中有三百五十万是女的。按老中青少来划分，女孩子最少也有八九十万。一个女孩跑了有什么了不起，还有那么多，你数都数不过来！实在不行，我嫁给你算了。

一个女孩刚见面就这么同我说话，让我脸上绷了一个月的肌肉松弛下来。你会生孩子吗？我熟练地说。白珊说爱我时，我就曾这么问过她。

孔雀说，你想要几个？

我竟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孔雀不跟我说了，她用的是别人的手机。我冲着嘟嘟响的电话愣了一阵。

沙子将一大盆饺子端出来后，要我快去照照镜子。我用白珊





范门 香港见

用过的镜子照了照，什么也没发现。

沙子提醒我说，你又会笑了。我吃了一惊。他说，你已经整一个月没有笑容。别说你爸妈，连我都替你着急。怎么样，还是那次在武汉广场门口说的对吧，不出三十天就能找到新的爱情。这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沙子伸出两个指头，将一只饺子拈起来放进嘴里。

沙子吃饺子像蛇吞老鼠。我知道自己是在微笑着看他。沙子一口气吃了五个饺子后，才示意让我吃。他说，你要是为白珊殉情我才高兴，那样，我就来你家当儿子，天天吃你爸妈做的饺子。

我将一只饺子夹起来又放下。我要出国去旅游，到香港，到泰国。我说。

我坚决地说出的话，让我自己都不大相信。

沙子又吃了五个饺子，抬头正要说话，窗外一个女孩在急促地喊他，沙子坐在那里不动，冲着窗口大声说，叫什么，美国佬的巡航导弹又没来。窗外的女孩说，那几个“牛打鬼”又来了。沙子嗯了一声，让我给他留二十个饺子。

我撵到门口，要他别打架，伤了人不好办。沙子跳上一辆麻木，一个人先走了。我问那女孩，是不是有人来砸码头。女孩边追边应了一声是的。

沙子到底还是同那些人打了一架。沙子吃了些亏，不过他也打得对方许诺再也不来这一带了。从这一点来看，对方那帮人显然吃了大亏，从心里服了。这一架只打了半个小时，他回来时，饺子还是热的。沙子吃完剩下的饺子，才问我怎么没按说的数留给他。我要他扒了衣服，摸着肚皮数一数。沙子真脱了衣服，但他是去卫生间。

沙子在卫生间洗了一地血水，随后又找我要了一套衣服穿着出门去。他要我在家里等着。





我不明白沙子去办什么事。我将沙子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倒人差不多半包洗衣粉，又拧开水龙头。若让爸爸妈妈看到这血迹斑斑的衣服，一定以为我将白珊杀了。

白珊的母亲托人来家里求过饶，要我千万放白珊一马。那个中间人说，白珊的母亲让我将白珊当成鸡好了。

洗衣机正在工作，白珊出乎意料地打来电话。

白珊说，你要到东南亚去玩？

我说，玩不玩要你操什么心？

白珊一下笑起来，你别这样想不通，杨伯杨妈只养了你一个，我不值什么，你总得为大人们想想。

我说，你别将自己想得像圣女，你恐怕连人妖都比不上，我干嘛要寻短见。

白珊说，我还不了解你，若是觉得我欠了你什么，你**来找我**，想要肉也可以剜一块走。

白珊一说完将电话挂断。

我在屋里转了几圈后，突然想到沙子也许是到**牛总**那儿去了，因为只有他知道我的出游决定。

我开始不停地叩沙子。

沙子一直没有回电话。

黄昏时，一个自称是公安局的人突然来到家里，给了我八千元人民币。他说是沙子托他转交给我的。至于沙子本人，他说情况还不错，在拘留所里住着单间。沙子进拘留所是常有的事，他没有节假日，这样的時候便算是放大假了。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沙子走时，穿的是我的那件新加坡鳄鱼茄克衫。随了他在拘留所泡三天，还不糟踏得面目全非？

八千元人民币放在桌上，每张纸币上都有熟悉的香水味道。白珊只使用一种品牌的香水，但她从不告诉我是什么牌子。这是

